詩說考略

詩說考略卷二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大小序

朱竹垞經義考　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爲然說韓詩解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

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蓋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

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合齊魯韓
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序不同於三家也惟其序
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緜衣有高子之言
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
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
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
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
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

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並獨無序直俟東漢衛宏之序以為序乎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蓋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彭氏舊古日抄

毛詩行而說詩者因而不一其謂關雎后妃至用之邦國焉為小序風風也至末為大序者舊說也謂小序為子夏毛公合作大序子夏一人作者沈

亟也謂關雎之序爲大序是子夏作其餘小序子夏
雎裁首句餘則毛公所繫之辭者成伯瑜也謂關雎
之序爲大序是聖人所作餘篇小序首句是國史所
題下則說詩家之辭者程伊川也謂命篇大序是採
詩太史所題題下之序則衞宏受其師謝曼卿之說
而爲之者鄭樵也謂起首二語爲小序是聖人所作
以下續而申者爲大序是衞宏所作者程大昌也謂
起首二語是聖人所作餘爲漢儒附託而但欲存其

首句謂刪其餘者蘇轍也謂全是子夏作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孔穎達韓愈也謂全是衛宏作者范蔚宗也謂全是國史所記者范處義也謂全是詩人自製者王介甫也晁公武曰序若詩人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介甫蓋臆論也惟陸德明謂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而韓退之則謂子夏不作詩序之道有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至朱子始分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關雎后妃之德至致以化之然則

關雎至末及各篇之序皆爲小序又作詩序辨而集傳則從序不用然馬端臨謂詩序斷不可廢意者存其是而去其非在揚抑者有以講明而切究之歟范處義謂退之言知不及乃又曰漢之學者欲辯子夏以顯以傳夫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言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援經於邪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跡至言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爲史官擅編者之見也子夏猶云不敢古之國史其實矣乎齊太史書崔氏之罪兄弟幾盡而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禍福而廢其官守哉其職之也論極有理然謂小序全是國史所記亦未見其必然也惠氏九經古義鄭漁仲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詩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楙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漁仲又謂詩序作於衛敬仲亦臆說

按衛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攙雜之明證然以為衛宏作則必不

然衛宏與康成時世畧先後如序果宏作康成
大儒豈有不知而以爲子夏之理昭明文選載
毛詩序題曰卜子夏則其爲子夏作無疑其諸
篇之序首句以下容或有毛公及衛宏增益者
亦未可知故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
各編至泰而南陔六篇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
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程大昌考古編
云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屬泰

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舉宛邱篇序謂首句與毛傳異辭則小序首句之在毛公前明矣既在毛公前安知其非子夏歟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舉羔羊鳲鳩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則序首句下爲毛公後諸儒之所擴續也亦明矣然安能因此而謂序舉非子夏所作歟又攷唐書藝文

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是韓詩之序亦出子夏而其遺說乃與毛迥異則知傳其學者又遞有增改矣必謂小序非子夏作豈平情之論乎朱子廢序言詩馬端臨辨之不遺餘力後之言詩家遂分左右袒而從小序者較多明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問難者謂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日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

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
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旣有拂衣而起者曰美人
同道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
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兮箕子以訓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
誰謂狡童淫者也忠愍遽起拜曰先生言是也
此事戲尤西堂集中雖狡童援箕子歌爲據似
猶未妥然亦可見序之不容終廢矣

四家授受源流

陸氏經典釋文詩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　漢藝文志云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序）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

遭秦焚詩而爲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亦謂申培公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蘭陵人御史大夫趙綰代人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碭人長沙內史繆生蘭陵人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鄒人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

瑯邪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縣名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賢字長孺元成字少翁父子並爲丞相封扶陽侯又治論語元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大司馬車騎將軍又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昌邑王師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王長安名長安字幼君山陽人爲博士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及唐長賓東平人爲博士楚王太傅褚少孫沛人爲博士褚氏家傳云即褚史記褚先生張生兄子游卿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傳王扶琅邪人泗水中尉扶授許晏陳留人爲博士又薛廣德字長卿沛國相人御史大夫受詩於王

式授龔舍字君倩楚國人太山太守齊人轅固生漢景帝時爲博士至清河太傅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蒼授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爲博士諫大夫及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前將軍業傳論語匡衡字稚圭東海人丞相樂安侯子咸亦明經歷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衡授師丹字公仲瑯邪人大司空及伏理字斿君高密太傅家世傳業滿昌字君都潁川人詹事昌授張邯九江人及皮容瑯邪人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漢文帝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

詩淮南賁生受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嬰又爲易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昭帝至丞相封侯）誼授同郡食子公（爲博士）及琅邪王吉（字子陽王駿父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能爲鄒氏春秋以詩論教授）子公授太山栗豐（郡刺史）吉授淄川長孫順（爲博士）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一本作畟福）並至大官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毛詩者出

自[illegible][illegible]河間獻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元詩譜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

同國貫長卿徐整作長公長卿授解延年爲阿武令詩譜云齊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授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註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長沙太守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字元方難孫申鄭宋徵士雁門周續之字道

福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豫章雷次宗字仲倫宋通直郎徵不起齊沛國

劉瓛並為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時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

陸璣詩疏荀卿授魯人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按困學紀聞云大毛公名亨始見初學記未考

陸疏故也至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亦誤亨爲萇附

朱氏經義考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之方中詩仲梁子曰初立魯僖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絲衣序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惠氏九經古義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爲大毛公也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薛夫子名方字夫子質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按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傳獨盛蓋三家之

廢久矣漢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
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
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齊詩
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
魯詩六卷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翼要
十卷漢侯包撰兼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
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是三

家至唐惟韓詩猶存而今亦僅存外傳而已鄭夾漈謂齊詩猶有見者真僞蓋未可知至世傳申公詩說則爲僞託無疑獨毛詩得鄭箋陸疏孔氏正義而傳之不朽蓋漢初六經始出儒家講習求精宗法無定其時言易者施孟梁京而不及費直言書者夏侯歐陽而不及孔氏言春秋者公穀鄒夾而不及左氏禮樂本無完書學經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而亦不及小戴以故雜

僞如趙賓之易張霸之書皆得鏳出而亂之厯時旣久學者議論日益精核又古人簡牘漸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得藉以考其同異於是僞者去而眞者存長者出而短者廢宗法旣定前此來列學官者且將揭日月而行理有固然豈獨毛詩也哉

四家訓詁異同

鄭氏六經異論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土音不同訓詁亦

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以關雎爲諷康王之詩以燕燕于飛爲定姜送歸婦之詩以碩人爲傅母戒莊姜之詩以采采芣苢爲蔡女不棄惡夫之詩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唯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詩列於學官獨毛詩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

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
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
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
與左傳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
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
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
晉有左傳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檢三家而

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商頌作於宋襄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傳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爲多喜改字永叔未深攷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氏之審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可知矣吉獨爲辨鄭氏

以𫓧爲圭則韓詩之言也若衣朱襮鄭氏以襮爲綃則齊詩之言也其耕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則爾雅之言也卉人之子鄭氏謂當作周則朱育集字之言也

豔妻煽方處鄭氏以豔爲閻則漢杜欽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不明言改字之由後世三家既亡學者唯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

王氏詩考後序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齊魯無

所致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姆作式微非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歎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頌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

翼爲才上天之祇讀曰栽玉子汾齊讀爲躋注周禮

云何讀如雞禹嗽之之嗽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

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鄒文王之

囿麋鹿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

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

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爲周襄王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

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

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

書之有古今與

困學紀聞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跡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褖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鄭氏九經古義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綃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時皇父侵

阮徂共爲三國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𤻲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鄭樵仲以素衣朱綃爲齊詩未詳

昔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則毛詩存而三家亡矣然其遺言緒論往或散見於他書朱子嘗謂門人文選註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王伯厚因博采諸詩

蕃而錄之爲詩考一編訓詁異同具有可徵至范蘅洲爲三家詩拾遺採輯遂以大備茲錄夾祭以下數條特取其見諸辨論者耳

韓詩外傳

董斯張說 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

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
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
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
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
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
老饞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外傳本無關於詩義王弇州謂引詩以證
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極確因內傳既亡故爲

說詩者所不廢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最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乃訓詁體意其爲內傳偕傳寫偶譌耳朱竹垞謂不■見外傳者皆內傳之文其說較是

朱氏彝尊經義考韓詩唯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云太子生

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攝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珮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鸜鵒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贊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

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杜佑通典所引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毀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內傳之文也

按齊魯韓三家韓最後亡故散著於他書者較齊魯爲多詳見王伯厚詩攷及范衞洲三家詩拾遺等書茲不具載

朱子詩傳源流

王氏詩考序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發者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

方則談諧謔之辭一洗宋儒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朱德潤鄭氏詩傳序恩按慈溪黃氏訓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者茂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是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

後詩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質詩人賦詠之性情乎

慈湖黃氏謂文公因王鄭二公去序言詩其實因鄭求因王也南宋初廢詩序者三家王質鄭樵及朱子也質說不甚詆小序而其毅然自用

之氣覩鄭朱加倍陳日强序其書云删除小序與文公朱先生合亦非也王氏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況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語錄其因鄭復何疑乎朱氏升因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則更不然歐陽氏之言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歟作是書雖不曲狥小序固非若王鄭之盡行刪去也

安得以是爲朱子所本耶楊用修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亦臆度之詞也

黃氏日鈔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不能無疑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旣然諸儒安得同辭而謂之雅乎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

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微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輒有加於晦菴之詩傳者哉

業紹俞陳氏毛詩解詁序考亭先生晚法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

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子之辨也

朱子注詩凡兩易稾呂氏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其初稾也初稾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故其注孟子以栢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至若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則

初藁之刪改未盡者也第詩集傳序作於淳熙四年冬十月四書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春二月詩傳先成而四書注後定何詎孟子仍從序說也殆又變集傳而從初說者歟○按朱子詩傳學者宗之其親炙朱子之門尊其師說輯詩集傳者則以羽翼集傳者輔漢卿廣也其取公文集語錄論詩之語彙編爲遺說者文公孫朱鑑也其所謂四傳有衍無間發大以尊者則元吳

師道序許氏詩集傳名物鈔云自北山何先生

甚得勉齋黃公幹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

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

是也此外如胡一桂詩傳附錄纂疏梁益詩傳

旁通汪克寬集傳音義會通劉瑾詩傳通釋朱

公遷詩經疏義劉玉汝詩纘緒明朱善詩解頤

皆以朱子為宗故其所撰述皆以集傳為圭臬

然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自歐蘇以後別解

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故朱子集傳在宋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命胡廣修詩經大全始獨以集傳試士自是以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不啻當日之攻小序矣夫學術貴持其至平經義在協諸至當固不可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爲敵國亦何必似孫承澤

之字字阿附以毛氏爲罪人依讀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考證詳明務深溯
詩人之本旨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
滅者必附錄以補闕遺
高宗純皇帝欽定詩義折中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
從小序使孔門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
端緒猗與盛哉作述之隆後先輝耀風雅運昌
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

可比擬爲一哉

朱子本經文傳文譌異

馮用宗校 正經文

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括括誤格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豳風不可畏也不誤亦小雅求爾新特爾誤我胡然厲矣然誤爲家伯維宰維誤家如彼泉流泉流誤流泉爰其適歸爰誤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慆如彼泉流亦誤流泉商頌降予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

陳啟源校 正經文

召南無使尨也吠

尨誤厖何彼禯矣禯誤穠衛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

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思昊天大憮大誤泰楚

楚以享以祀享誤饗福祿膍之膍誤媲畀不能趨趨

誤趍不皇朝矣皇誤遑下二章同大雅淠彼涇舟淠誤渒

以篤于周祜脫于字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享魯頌其

旂茷茷誤茷茷商頌來格祁祁誤祈祈凡十四條陳啓

源按正傳文召南騶虞篇豝牝豕也牝誤牡終南篇黻之

狀亞兩弓相背亞誤亞弓誤巳南有嘉魚篇鱓質鱒

鱗鱗誤鄰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
葉以上肶生字臂其土誤墣其上頍弁篇賦而比也
誤增興又二字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誤勞文王有聲
篇減成溝也成成誤城召旻篇池之竭夾竟比也誤作
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揖讓賚篇
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凡十條史榮校正傳文衛風伯兮篋
女為悅已者容脫者字王風采葛篇蕭萩也萩誤菽
唐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

沘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鵓鳩也鵓誤鵓蓼蕭篇在衡曰鸞衡誤鑣采芑篇即今苦蕒菜蕒誤蕢正月篇中包竹曰人定則勝天定誤衆小弁篇江東呼爲鵯烏鵯誤鴨巧言篇君子不能卑邇卑誤罷凡十條

諸家校訂譌異大約沿刻之誤爲多而亦有不誼然者朱子集傳不從毛鄭所本經文當自不同其中亦互有短長不可不辨如毛鄭本來由篇不可畏也箋云不足可畏乃可爲畏恐朱子

本作亦可畏也傳云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
可畏而不歸哉毛鄭本四月篇爰其適歸爰訓
曰朱子本作奚其適歸奚訓何此似從毛鄭本
義較直捷毛鄭本漸漸之石篇不皇朝矣及下
二章皇字箋訓王言不能使朝於王不能使出
聘於王不能使之守職不干王命王肅說不皇
訓不暇謂武人不暇修禮以相朝孔氏正義駁
之以為受命出征不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

此爲怨而列於詠歎而朱子本直作不遑傳云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不遑出言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不遑他言不暇及他事也則從朱子本爲長毛鄭本十月篇家伯維宰朱子本作冢宰按鄭司農周禮注引詩作冢宰王肅以爲小宰而鄭箋訓爲冢宰孔氏正義從之則經文作冢宰亦無不可至集傳文與處間多脫誤而亦有於辨者蓼蕭傳在鑣曰鸞此從毛傳而失

者也鑣馬勒傍鐵郭璞雖有置鈴馬口兩傍之
說孔氏以為無文故鄭箋不從駟驖箋云置鸞
於鑣與於乘車而其注禮記則曰鸞在衡是鄭
固謂乘車之鸞不在鑣也集傳於駟驖亦謂乘
車之鸞在衡而此獨從毛傳豈蓼蕭會同之車
非乘車乎如卷耳篇朱子誤用毛傳以崔嵬為
土山戴石元朱公遷詩經疏義引爾雅說文明
其實為石戴土亦此類也騶虞傳豝牡豕也此

不從毛傳而得者也毛傳云豕牝曰豝本爾雅釋獸文觀騶虞詩曰奉時辰牡則將爲乾豆之具用牝者非也何氏楷曰案廣雅凡獸二歲通名曰豝據杜預解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是訓牝豕爲得何必據毛傳以治其誤耶采葛傳蕭荻也史氏謂當作萩此則字義之可通者也爾雅釋草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石經陸本皆作萩

按史記朝鮮列傳封陰爲荻苴侯索隱作荻苴

漢書功臣表又有荻苴侯韓陶凡爾雅■經文

本各不同而注同訓爲蒿則荻荻二字屬古人

假借通用可知以及莪生篇毛傳域營域也集

傳作塋域則於幾較顯終南篇集傳兩已相背

陳氏謂當作兩弓雖象形更近而兩已之文自

孔氏書傳已然則亦不得指以爲誤也若南有

嘉魚傳當作鯉質鱒鱗詩記引山陰陸氏說云

然以鱗爲鄉朱氏鑑已指其誤閔予小子傳引大文穆穆誤作揖讓劉氏瑾亦以爲傳寫之譌賚傳當作頌文王之功誤作文武朱氏公遷亦以武爲錯字此皆一篇目即可識別者也準是以推凡經文傳文關沿刻之誤與不關沿刻之誤者具見矣

朱呂說詩異同

方洲王氏可言集序 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論之

朱子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者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

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衞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衞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發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耻矣惡人之尤也惡人何錄詩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

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風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

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何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畧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

酉起元呂氏讀詩記序

成公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端文公攻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為之序成公則專用小序且謂毛詩與經傳合獨得其眞

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豈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豳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間溱洧之倫不可以存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祭祀朝聘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

於三百篇數其與四也余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實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朱俊卿之論是且奚據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謂奔者之思則邪謂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節

以僻而邪之則叔于田亦刺鄭莊也而僻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僻乃蔵武是直爲後世羨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乃存之爲亂賊且曾哉溱洧誠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而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

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
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删者
又何等篇會是斥穢登艮乃憖置此也左氏記季札
觀樂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詩同雅樂矣使
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焉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
自取異國淫邪之詞列之於招夏濩武間也且鄭伯
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

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誠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君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辭以黷娛俎豆下伍伶韗者哉蓋偏者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與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固有不可廢者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烏可忽諸

呂成公信序辨之者有朱子朱子從鄭樵關序

辨之者有馬端臨頗踈初此序議論蓋本之第馬氏說鄭風引左傳鄭卿賦詩為據後儒多從之以詆朱傳竊以為若從序說則有女同車而下皆刺鄭忽也忽雖失國猶鄭之先君豈可揚先君之惡於燕享之際乎則馬說亦未可盡信矣滋賦詩與說詩不同說詩必求作詩之旨賦詩則取歌見己之志而已豈必泥於經旨乎為然明道豬鞠悟禮緜蠻黃鳥言知止衣錦尚絅

言下學鄭卿賦詩雖未必有此見解要亦同歸於斷章取義耳則即欲明序之不可廢辨數詩之必非淫奔亦不得援此以爲證而後儒偏沿此說以駁朱子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按朱子與呂氏交最深其初論詩亦最合讀詩記所謂朱氏曰者即所采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伯恭堅守毛鄭甚至朱子戲爲毛鄭佞臣故呂氏殁後朱子作詩記序

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於夙見深有所不平矣然迄今兩說相持未嘗偏廢學者於二公異同處不可不知必欲定其優劣恐二公終難以相服也

王伯厚詩攷之闕

董斯張說　伯厚詩攷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椒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

人游風婉兮說苑引黍苗原隰旣平泉流旣清本立而道生漢頻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愃水絕注引魯頌保其息釋䧢詩于嗟歎辭薛君章何劭虎文選注使我心痗伯兮文選注彼其之子實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利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也常棣文選注檀車綫綫杕杜釋文伯厚引作張張誤彼交庶紓天子所予詩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文蒸美也溜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灃水流貌息賢文選注對彼雲

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王伯厚引此亦缺下句又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游文選注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朱氏經義考毛詩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於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於木

之枚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韓詩外傳亦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擇今作斁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蕩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此皆可補伯厚詩考之闕

按竹垞本鄭箋以摘毛詩之誤謂可補詩攷之

闕然詩攷蒐三家遺說原非以攷毛鄭是固不足為王氏憾也明董氏摘詩攷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貢子一條本北宋偽書亦豈得訓伯厚疏畧乎古書散逸採摭為難而踵事增修較易近時會稽范蘅洲三家詩拾遺其所條錄又多董氏之所未蒐矣

程大昌詩論之失

是書本載程大昌攷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

名朱彝尊經義攷始別立標題訓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攷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歌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風非

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
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
風名案此篇爲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
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
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案此辨尚並闕而關雎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
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頌二頌乃併未兩篇爲一
攷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據然詳其文
意論詩樂與論商頌了不相屬似攷古編刻本誤

合傳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亦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請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

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卽引樂記表記以詁之亦不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己說者則以爲可信所言風有采蘩采蘋不合己說者則又以爲不可信顛倒任意務便己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卽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文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並謂

頌入樂雅徒詩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按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審的可據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致於遺背古

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夫大昌本古聖人以是正漢儒辭義誠儼然究歸於任臆妄斷無所稱據則不能免於穿鑿之譏矣唐順之稱其文義蔚然陸元輔謂繹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議不欲沒其所長實亦不可不審其所短也

王柏詩疑之紛亂

柏有書疑雖頗竄亂尚未敢刪削經文此詩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

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雖逝我梁四語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國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邱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

曰唐風刪綢繆苕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訓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

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
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二可攷如易雜卦傳爲河內女
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
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
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上周禮攷工記爲
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
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
不言有所增改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

也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攷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之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詩多於繹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即韓詩雨無正多雨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字一句之

損益即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箋人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披脅肇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删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

爲商頌何關魯頌何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栢之竟删也後人乃以栢嘗師何基基師黄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其議是門戸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王得齋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録行實中今所傳詩疑殆即詩辨說因得齋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耳夫詩分南風雅

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秩然不可稍紊自朱子去序言詩指鄭衛諸篇爲淫奔之作三傳而至魯齋遂删去其三十二篇且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爲圖而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所不敢删者而魯齋删之以孔子所不敢變易者而魯齋變易之世儒猶以其淵源於朱子而不敢議此竹垞所以嗤爲無是非之心也按何文定嘗語魯

齋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嘗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乃魯齋守朱子說至於變亂經文絕無顧忌固非朱子之志亦豈所以善承師訓哉

豐坊詩僞本　子貢詩傳　申公詩說　魯詩世學

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自敘　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若何

卯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詁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人百家名書再入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語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弇陋即此可見若申

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
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
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即說詩而無傳文
即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
卷附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
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即謂魯說
即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並非二十八卷

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又曰齊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所亡者不即爲明代所出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注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

衛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魯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與者即小有差殊不過幽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與魯頌合之爲魯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豳風雜

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郎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從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其彼倡此和如出一手申培詩說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巢之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蛩駏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剽竊者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蘩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舊在草蟲之前乎

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娶之者臆說也今兩詩則采蘋實在草蟲前矣又恐人之何其隱也併以羔羊江有汜兩詩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當在燕燕前此即以日月終風居燕燕前矣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當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是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為昭王詩今鼓

鐘則旣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詩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豳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繼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

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排六亡詩夾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傳適足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齊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凡狗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祈父以國語

折招詩亦以折爲折父官樹猶也易名折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相似遂以東門之墠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卽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卽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卽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

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閔

詩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槩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倣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合者豈朱子賜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

徒市門目炫若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為其虛罔罔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擲撫一家言雜為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絲為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陳宏緒詩說跋語

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因嘗致疑近商邑遺公而並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為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為風矣魯安得有頌然降

晉頌於國風學士大夫間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
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晳之不容混
駉與駜獻之邶鄘衛諸篇似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
安得有此體耶
朱氏經義考 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
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
一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
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菽斷

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倘今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大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兎爰曰有兎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北亦

有何關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夾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比爲天下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后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已之說詞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

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真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詩傳詩說皆係豐坊偽撰○豐氏發詩世學列子貢詩傳於前而註反子夏之序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維

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板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欹欹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裘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盤鼓嫂方處作閭妻中冓之言作中冓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

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者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崔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皆託諸文豨之言其如文豨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宮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畋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豨言詩不主於魯明

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鈔改編詩之定次文裕非其儕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薦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按聖門著述自四子書六經而外惟子夏詩序爲可依據至隋唐時所稱子夏易傳三卷文義

淺俚已成僞作若子貢雖兵言語之科不聞其說經也乃後人巧爲附麗因其霸越也而越絕書遂以爲子貢作因其貨殖也而漢志雜山家有雜子候歲二十六卷遂亦以爲子貢作則豐氏因告往知來一語而假爲詩傳也曷足怪哉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則其人之誣妄可知又不獨於詩多所假託矣

詩說攷畧卷二終